山庫全幸

史部

欽定四

庫全

全書

宋史全文卷八上

待讀臣孫球覆勘 传讀臣孫球覆勘 終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アノ・こりら ノニ・ 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 虚且元昊被姦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 慶思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輯琦等所盡攻策先 仁宗 制及可換其耕種之務縱出 師無大獲亦不至 所傷必聚賊界春暖則馬瘦人 宋史全文

管田作持久之討如此則恭山横山蕃漢人户可始降 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茍歲 相接近顧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将勒兵嚴備賊至則擊 其已失本望又言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 副過城無備所向必破以恣無慢之心今邊備漸的度 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脩復城泰却 月無効逐舉重兵取終有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 或即奔窺則是去西賊之一臂也戊午韶從仲淹所請

金牙四屋全

ていりうしてい 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示仲淹 一球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郡延一路進兵同入城界免 淹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 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一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大至則閉壘以待除小至則扼險以制勝仲淹前後月 廢寨别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縣集人馬朝夕便知 元昊乞和又遣寨主髙延徳詣延州與范仲淹約言仲 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将於二月半出兵先係復 宋史全文 陕西簽書經界安撫 二月辛已夏 是月

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 以觀賊除如須討擊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 無副使韓琦言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聞臣係堅執守議 兵馬俟及秋初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 以為必勝之術者今其異議已阻師期且令諸路訓飭 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即須出兵邀擊 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其不可者有七事乞召兩府 判官田况言昨韓琦等盡及守二策其守策最備可以 陕西經界安

金牙巨左 台言

密收兵深入討擊部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仲淹言任 無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超利故至甚 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騎怠仍 揮為就粮禁軍 東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級軍大州两指揮小州 取是日西賊 再絕劉璠堡 クしこり ラートこう 王珪武英等死之方元具傾國入冠而福所統皆非素 丙午京師雨樂 大史全文 記京東西淮南两浙江 三月任福等既敗

渭州韓琦命任福等無于好水川戰敗福及耿傅系懌

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逐往往 不復出 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 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 盟天下忘備殆三十年矣若縣用兵必有丧師跛將之 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蒙宰相吕夷簡見之謂 参知政事宋經曰大科得人 憂兵連民疲必有盗賊意外之感議者皆不謂然兵既 元昊始偕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 人矣然不果用其策至是召

一面好四月 全書

スピロラスラー 臣好謂仲淹不當輕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輕焚其報 如故元昊為書報仲淹解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大 知福果達節度取敗罪不專在時手記慰撫之及是乃 球奏琦 害以救戒福見利輕進於福衣帶間得其椒上 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 降韓琦為右司諫知秦州職如故任福軍敗琦即上章 對平已除集賢院尋選太常丞知諫院 矣未降范仲淹為户部員外即知耀州職 宋史全文 夏四月辛口

徒秦鳳副都部署自張為陝西都部署東經界安撫沿 楊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仍的夏球判永與軍如故 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上悟乃薄其責 邊招討副使 以右諫議大夫陳執中為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界安撫 摩因言於上曰仲淹可斬也杜行曰仲淹本志盖忠於、 降景祐初元首草前與澄清仕塗近歲已來此路復飲 有佐人得以布意伏望特發宸表止絕內降如有合 五月左正言孫沔奏天聖之間多有內 甲中

金タセルと言

とこり豆 とこ 不悦上顧庠頗厚夷簡思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 庠守本官知揚州極露副使鄭戬加資政殿學去知抗 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陕西軍費 辛未泰知政事來 州先是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库數與爭論夷簡 **諫官自代甲子沔罷為提點兩浙路刑獄** 臣将又薦田况歐陽脩張方平自公克蔡襄王素可任 自中出之事令两府及諸司依公執奏沔界奏皆與大 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库曰人臣無 宋史全之 出内蔵庫

終無一 語王舉正為恭知政事既入謝上曰卿恬於進取未嘗 任布並為極密副使 責而已上從之库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库然不 上前議其事库處請斬仲淹產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 知實為夷簡所賣也於是用朋黨事與戰俱罷 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库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它日於 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行之言是也止可薄 詔陜西經界安無招討使知永 知益州任中師知河南府 知制

金好 巴尼全書

邊以詔書編賞諸差閱其人馬立條約諸差受命悦服 撫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上嘉納之 自是始為漢用 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 路部署司事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 陳執中知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 徙知耀州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 興軍夏竦屯鄜川同陝西經界安撫招討使知永與軍 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陕西經各安 木史全も 六月壬午改 壬申

古之良将皆能察士卒之好惡而同其甘苦故衆心親 琦皆天下逐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 昔未當有也 雍守京兆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不勝其擾自 執中知永興及兩人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如故及復 新知河中府范雅知永與軍初命夏娘判永與又以陳 出仰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 地由是忤宰相意并它議多格不行 陕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 癸丑上謂輔臣曰 秋七月戊申

到分四库全書

卷八上

禁中而有司不諭朕意過為後麗然不欲毀其成功今 大相國寺方造殿蔵太宗御書寺額可遷置之因言联 他路競為搭克欲以市思 意令将佐日夕博議軍政度下情可通而士樂為用也 附切間邊臣多執獨見偏神之屬罕蒙聽納其容諭朕 內寝多以黃布為苗得吕夷簡等對曰陛下孝以奉先 率民輸錢免役得稱錢三十萬進為美餘紫獎詔由是 てこう こここ 是月元吴寇麟府州 北史主 八月荆湖南路轉運使王逵 上謂輔臣曰昨造一小殿

故投夏竦陕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 秀死之 吴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监押孫吉三班借職侯 寒主王世皇兵馬監押王顯死之又徙圍豐州乙未元 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也 安有權握大衆坐既悉敵至於覆軍殺将處國損威而 於兹三歲你惟不出出則喪敗勉惟不來來必得志 九月知諫院張方平言悉賊叛命王師致討

金炭匹库全書

水八上

儉以率下雖聖人之盛德孰加乎此

元昊破寧遠寨

をいりまとす |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覺開封府止按餘人而不問堂声 中書守當官周下于都市坐於內降度僧牧內偽益童 東産鐵州軍鑄大錢以助陕西軍費從之 戊午杖殺 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 壬子知永興軍范雅請於河 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蔵頭股間何敢至此九知無 旁草中見老羗方豕羊脾占吉玄驚曰明日 當有急兵 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間亢始謀擊琉璃堡謀伏賊寨 宋史全文

張九為并代鈴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時元昊引兵

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盖自獨始 事請後置令五等已上户計夏秋二斗别輸一 指其坐曰公即 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言曰必 明道二年沿議復之不果景祐中王琪上疏引隋唐故 得吏乃止初劉徳從之妻逸國夫人者家正女也獲譴 知制語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更付開封執政 奪封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遊寝唐制 乙亥詔天下立義倉自乾徳初置義倉未久而罷

司會議者異同而止於是琪復上 積本|歳不|固也|出出|之何|自講 愈錢則屬巴為而於官即乾義 紛然遊詔第令上 久慮以三藏異官民自盖德曰 常 而其新司悉日從者出常始 失易防曲慮而民之平亦 平 多陷陳移盡也病實其出自義 次然本其也上夫此之也官德均 火熟也有沿加尚知 宣四 宣德均 一三等户輸果尋復能之 美知加腐邊以平宗實不倉止為 嘉以栗从充之之飲足出自 荒 枯仁也置之法亟之以於慶政 常祖斌慮防自行其利民應良 其議上納之已 平之價其擾景丞弊民出置 法 之恭而防民德罷也亦於亦也 利食權過也祥非不不官自然人民愛仍耀線符為惟至者慶義 反人不也可而一民於官思倉 |而其||得經||農始||時無|病自|而之 移所追二而立慮所民飲罷置

心勢未 賊中尺布可值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 自元昊為冠三年雖常得送而絕其俸賜禁關中 於是兩人俱罷始分陕西為四路馬 金好也是 全書 冬十月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陳執中知俠州諫官張 ·平亦請罷竦統師執中又言千里禀命非所以制勝 民之本敷 不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職恩以示終懷 一記或者之放文願陛下延名大臣商愚計而 を八上 壬寅張方平言 市

寅祀天地於圓丘大赦改元 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施行之上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品夷簡 两员學士三員 崇文總目六十卷 所脩崇天萬年歷 慶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議 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 京城穀貴發廩栗一百萬斛賤價出難以濟貧民 戊戌詔資政殿大學士自今定置 巴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脩 末史全文 是月梁適自陕西還知 十一月丙辰以

多好工庫全書 帥累經挫級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籌假令克獲又煩守 壬午慶應二年春正月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 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 備仲淹復奏曰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 **丸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與官吏為姦至是的復** 禍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盖攻其遠者則 自元昊及軍與用度不足羽毛筋力膠漆鐵炭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将

・ ハー・ヨー・ハー・ハー・ 略招討司恭議以聞 啖戎是費一 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税和買絹餘三十萬價以 有也禮義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 朝侍講題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 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阜富中國之所 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陕西諸路經 二月丁丑召權御史中丞賈昌

則危又視故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

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

武此何足法必慮思歸有司宜使禮部次萬下以奏而 制語富獨言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唐武后始有殿 **渝盟請預為控守記割付河北安撫司客脩邊備** 講説特召之 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韶復殿武如舊 果先購得其言葉以聞且言契丹清與昊賊相結将必 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脩起居注梁適皆以為祖宗 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 契丹謀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 部河北

孟舜匹库全書

人及第出身宜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飲 籍卿威名鎮撫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陛下幸赦而不談令不足辱命上慰勞日今河北方警 将渝盟上起德用於自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 刺手背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蒜城 月乙丑上御崇政殿賜進士楊寘及諸科四百五十九 諸州强壮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强壮者 辛丑以新知澶州王德用為保靜軍節度使契丹 大史全文 罪

官持母丧病羸卒 封見姓名喜動於色公卿相賀為得人通判額州未至 西兵义不决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 巴歷選可使北者宰相吕夷簡舉知制語富獨入對便 **越前聲言欲入鬼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尸** 弱為接伴弱以二 月丙子發京師辛未授弱禮部員外 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為動色壬申 即樞密直學士将使弱報聘故也獨曰國家有患唯命 巴巴契丹遣劉六符來致書先是

金好口母在書

アノニョラ へこ・・ 餘帳皆自歸莫敢貳 世衙曰吾方結諸卷以信不可失期遊緣險以進奴訛 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 方即帳中世衝壓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其後百 仲淹乃奏种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仲淹所請有 牛家族奴訛者倔强未當出聞世衙至處郊迎世衙與 是從不敢惮勞臣之職也奈何逆以官爵此之固解不 是春范仲淹处邊至環州州屬差陰連北為邊患 大丈全さ 夏四月戊寅命權御史中必賈

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 展門使符 辰韶以右正言知制語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 一司使 祥何 姚 財 袓 孫同 性 議裁減浮費 恭 也已元 儉 則 白 以 以 必 不 叛省 稿我 安 於 浮 祠 朝 與 説西費 不契之 知張水 得丹策興始妄 不擾不宫處眥 師 西 條於|得室|於 與

一金分 ヒ 屋 全書

抵幽前 識故事始難答也 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權投一 澗城种世衙言光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 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 以援賊太宗怒其及覆既平繼元遊下令北征安得謂 **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歎巴而愈石嶺關潜假人兵** 、遠境間野利旺祭兄弟矣 一時其知所答拱很獨請間曰河東之役本誅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知青 宋史全文 官故以命之時世術既遣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 节

家世六符竦聽 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 蔵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徳用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 劉六符見徳用於澶州喜曰間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 |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為治限也及還 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 而城具甚數愕 州北城從之先是河决义未塞昭述但以治陡為名調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遭 癸丑命知見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

郵定匹库全書

いっこりら ベルラ 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 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 使張茂實為回謝契丹國信副使代符惟忠也 而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将也無財用也無 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垂雖有納諫之明而無 甲寅詔三館臣像上封事及聽請對集賢校理歐陽脩 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臣伏思聖心所甚憂 上疏曰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 宋史全文

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連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 将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虚聲爾未 景德之役非乗與濟河則敢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 吕夷簡謂敵畏壮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敵勢 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将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 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 罰三曰不責功實大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多分 巴石 全書 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

ラくこうりう 兵将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 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乃下 都部署王德用改判定州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 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被得 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 夷簡曰此囊丸城野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 令具糗粮聽吾鼓聲視吾旗所向硯者歸告契丹謂漢 下始美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建之 \.i. 宋史全丈 六月甲戌出内蔵庫 定州路 巴未

金好也不全書 密院户部侍郎童得象兼樞密使極密使晏殊同平 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 於中書 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益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 知河陽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童事吕夷簡判樞 門自古所患乞斷自淵表特廢樞客院或併本院職事 柄遊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别文武為兩途為政多 百萬两網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 丙午極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為工部侍郎 秋

擇及見 誦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威幣二事往報契丹惟 家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客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 アニョラ ハトニ 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東使殊加同 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家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 政樞 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 誰客 北主獨日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 絃 院曰 明我朝之 北西 事 棘梢 兵 耕構 宋史全文 因 以な 富 弼 臣之 平章事為使如故 聊 而 言 言 誹 而 いく ナ 張 旦 同

使求關南故地求之不得舉兵未晚也獨曰北朝忘章 聖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寡人以為不若遣 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将之言北兵無得 忽求割地何也非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 曰晉末帝時中國狭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今 勘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北主為曰何謂也弼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 脱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金好 巴尼 全書

秦臣當之敗抑人主當之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 Carol Lilia 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既退六符謂獨曰吾 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 事在通好前地里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 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 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北主大悟首肯者 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就使其勝所亡士馬 **吓舊籍特桶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 宋史全文

解爾由是北結婚之意緩北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 意在多得金吊因日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 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可議兩獨揣北欲婚 **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退而六符謂獨曰皇帝意** 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 過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 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且北朝欲得十縣不 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獨曰南朝皇帝當言朕為

金牙口尼人言言

話中書白執政上逐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 淀母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弱 為國書二誓書三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两界唐 疑乃密格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即遣其屬宋誠茶挺 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北必 因請録副以行中使夜費誓書追及獨於武强授之弼 北史全と

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及死與茂實再以二

事往於是召夷簡傳帝古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

八月丁卯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中 明逸易子也戊寅策試武聚人 九月辛丑孫甫為祕 陛下遊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弱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簡决不肯為此真恐誤爾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 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獨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 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秦國事何上惡名召夷簡 丞銭明逸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為太常博士通判廬州 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固為

到安正库全書 一

唐主日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 宣有兄獻於弟乎北主曰改為納字如何獨曰亦不可 TOTAL STATE OF THE 靈風終日朝論甚這王舉正言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 不若歲增金帛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為兄 以八月乙未至契丹北主曰姆事使南朝骨月睽離固 夷簡亦不敢當两午夷簡改兼極客使 富弱張茂實 官得益友初命召夷簡判極客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 閣校理杜衍所薦也行守京兆辟甫為司錄曰吾辟屬 宋史全文

還至雄 臣既以死拒之非 律仁先劉六符實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乙已 自古 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宣復更有此禮 私講 主度不可奪於是留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 功義 稱納字 帐曰 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 詔 惓前 弼 也輩 即 不豫 方謂 ハス 契讀 **氣折矣不可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 弼為接伴使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 也 丹國 擁史 重至 兵富 壓鄭 境走者 Z 來詞意 一 那等 聊

金ラゼルノニー

くこりる ハニー 7 古伊綠納南重心言對能庭祖獨慢 耶之公之之十幣齊凛便為詰亦鄭上 律此之數二縣而功凛殿是其為公命 使力篇字之有水平之者君之殿室 何也至皆請所其與數人折改然相 劉 以鳴合往却不比秋語皆其容請擇 |如呼||契逐比能|成霜||世調|口遊住所 符請雖丹辨主誘雖烈矣其而用入以 宋史全丈 入見時契 君論請鄭則日哉博服為對報 臣不婚公籍爭主治其報便聘 晚童公惟在嚴憂多心聘殿之 然數主能前籍臣聞無使他人 |知千|之如|而謂||厚之|一乃|激滿| 随 百 求是 有推臣功語单於朝 固 好語情故所是不余少車心嘿 惜 用具勿其不心能獨屈入義嘿 兵見許拒避也愛有鄭不形無 盟 之於北北雖事其取公測於敢 所奉人主甘求死於所之后行 在使獻關言其之入以北仁者

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 當國弼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 富弼為吏部的中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召夷簡 堅許與過厚北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砰紀功推劉 虚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因西兵宰相吕夷簡等持之不 因事罪之而獨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 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人意爾 以尹洙直集賢院朱奏今命令數更思龍過 門九月原辰復命

金好口匠生

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 |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盖郡延 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没於定川寨曹英季知和趙 滋賜予不節三者因循不草弊壞日甚 姚與董謙唐斌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 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楊遵 百餘匹悉陷於賊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 宋史全文 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 癸巳涇原副

富弱為翰林學士弱言於上曰增金幣與敵和非臣本 一爾功於何有而處敢受賞乎願陛下益脩武備無忘國 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事 署經界安撫廳籍為左諫議大夫 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 恥卒解不拜敵既復脩和好有思弼功高妄指他事替 范仲淹秦鳳路部署經界安撫韓琦並為鄜延路都部 每遷官報力辭云 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界安撫 Į, 葛懷飯敗仲淹率

郵完四雄全書

都部署經界安無沿邊招討使 都轉運使文彦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東涇原路 施行及任韓琦范仲淹為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敏敗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 路安撫使始竟臣遷自陕西請先備淫原弗聽及葛懷 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甲寅以王堯臣為涇原 てこりる ハニチ 少史全之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 河東

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接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

東六十由郊淫援之知賊巴出寨乃還帝始聞定川事

|金牙匹尼||全書 自此以來兵不復振昨西羌之叛驟擇将領鳩集士衆 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懲五代方鎮之盛盡次其權 帥 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責報無窮且 六口明探候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朝議欲以金帛哨 過甚之弊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将 以屢易之将馭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 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賛欲助唐討未此而陸勢以為 二日復土兵三日訓管卒四日制戎狄五日綏蕃部

たとりをしてす で 官語人口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獨皆言復 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介既為學 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居太山學春秋 而徒彦博即秦宗諒即慶皆從仲淹之請也 甲申以 討使命韓琦范仲淹羅籍分領之仲淹與時開府涇州 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解因奏此疏上嘉納之 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此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邪 十一月復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經界安撫兼沿邊招 宋史全文

以人則 閣胄 盡有講皆 孟 那 見治 品 經 盛才其之監出在義我子理王春中行 也之所中師於於日祖而盡道秋日宜 所以起儒程科祖宗下性之明春在 特程之文目宗培其全治於秋朝 出順地之之法養有體亂諸之廷一於放中外度之此大而侯學故 二 西蘇故下電力學用天大前名 卷 以洛洵起之前也者未下夫乎用上 衛門 此及始功此之 動真冒明以之 於知罪凡 天之山後洗所 伊有以例 下廣而於濯以 洛春考而 者 圓置 奉府 作 之秋時已 何細之山染成 精之之自 如旅客而者激 微義盛孫 哉之毫處亦屬 然是良太 此上禮之不者 自雖推山

之剛浪凌即旺榮也許使浪理賞乞娟娘等三人指青 責臣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謀邊臣多以謀間 うこり こここ 辭復降手記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 招討使副並罷 稱也遊記韓琦范仲淹麗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 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師臣當禀節制其官號不可同 十二月壬戌知慶州滕宗諒言自定川丧師朝廷命韓 宰相吕夷簡感風財不能朝手紹拜 宋史全之 É 元昊之

文貴於青澗城數月賊果大敗葛懷敏於定川朝廷益 所治且錮萬弃中遣李文貴以剛浪凌吉報世衙且言 懼自所治執萬歸元昊元昊煩疑剛浪凌貳已不得還 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聚及畫龜喻意剛浪凌得書大 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夏州節度使 問命監商稅出入有騎從又為蠟書遣王高遺剛浪凌 澗城請降种世衙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此為 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時世衙已去青澗城籍止

金人正正全書

冬へ上

西人 旺令鬼名懷卧譽諍等書抵籍議和 歸款朝廷所以侍汝王者禮數必優文貴頓首曰此 厭兵籍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王若誠能稱 出高於拜厚禮之使與文貴偕來復持剛浪凌及其弟 八日夜之顔也籍乃厚驢遣之元昊聞籍語大喜函 慶厯三 薦 記 政籍 明 曰 年春正月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至陕 鎬 范也 狄 討 丰月 海种 賊 末史全文 者 也世 而 銁 桐 得術 臣 南 而 文 平 明西 彦 执青 鷂師 博 而技 也 か、 팃 置 行 文 世 衝 伍 固 執

等四寨暴弓箭手自守其後将即失撫御聚怒遂級德 之辛卯韶陕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羅籍凡軍期 倩禦輕重之策凡五事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 臣畧論一路五州軍城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 見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易以守惟涇原則不然 勝寨主姚貴閉城門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 城為德順軍亦用堯臣議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 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用王克臣議也建渭州籠竿 卷八上

好定 匹庫全書

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 之舊 スーフ・ ハニ・ 言責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敗進說之士觀 罷上優記未許陕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常以 一動請闕更選使者往申諭之彼必稱臣 具以間且言虜辭稍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 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麗籍乃 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貴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東如琟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賀從弱來納款其書元昊 吕夷簡數求

誘為智西州将即累以敗間契丹無厭東此求胳兵強 陛下果召夷簡入東朝政於兹三年以始息為安以遊 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 乃薦王隨陳竟佐代巳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盖夷簡 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 恨不移鄉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傅聞記語有泣下 **貨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乃謂** 不為正人地自夷簡當國熙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

金定四库全書

者喜其零切爽簡謂人曰元規樂石之言但恨聞此進 安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 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為羽真以語 てこり 引いこり 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間帝不之罪議 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药遊容身不救前過以 病黙默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為賢才 丹復盟西賊致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 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為陛下報今契 宋史全文

榜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甲詞厚禮從几卒之稱 金牙 正匠 生書 亦有大可防者三伏顧陛下與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思 無令陷處計 月ピ 怨容孫乃之直言君子論 吕中 年爾人亦服其量云 事 卯韓琦范仲淹等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 日 忠當 簡 之罪能莫 三月日夷簡再辭位戊子能相為司 胰 卷八上 可 也 簡 之因 功私 莫槭 部侍郎 大而 於預 釋瑤 仲華 淹之 之議 宿因

甲午極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學士東 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員首命素等為之 院周詢固辭以余情為右正言諫院供職日夷簡既罷 居舍人王素為兵部員外郎歐陽脩為太常丞並知諫 **ている** 右諫議大夫極密副使弼解不拜 客使權御史中及買昌朝為参知政事知制語富獨為 前官平章事兼極家使判察州夏竦為户部尚書充極 得象加工部尚書樞密使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晏殊依 宋史全文 癸巳魚周詢為起

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被一旦 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状彼惟不來來則 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童解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 受賞則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非臣務師小 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 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 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 康誠恐惧國事也上祭其意堅定特為改命馬 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見者臣皆見之两朝使臣所

一起厅口库全書

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 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西冠未於亦須藉材若 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界安撫招討等使琦仲 具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顧盡力塞下不敢擬它人為代 くこうこくここ 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退任者琦等言元 二人俱來或恐缺事羣論皆願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 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麗籍等候邊事稍寧當用 夏四月甲辰以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鄭戬為 宋史全文

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陕西畏懦 已西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恭襄為秘書丞知諫院初王 **単其説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竦而用行代之** 御史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處起拱辰引上裾 此卒於敗丧師徒客無成效會域已至國門言者益急 苟且元昊皆勝塞下得球首者子錢三千為賊所輕如 愚慮亦謂允當 官充樞密使宣敬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 乙巳極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行依前

孟分 巴庫全書

聞以此推之軍與之費廣矣 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 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辨聞是歲堯臣取陕西河 郎王堯臣為户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免臣始受命言於 素余靖歐陽脩除諫官襄作詩賀之群多勸澈三人者 上口今國與民俱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 以其詩薦於上尋有是命 已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 こうりっていこ 中曰錢較之職小它官比國初為三司使者必選 判官至於子司之屬皆

金に 姦吏刻利 萬諫官歐陽脩請却所上錢并治紹寧欺罔之罪 中鹽鐵判官日紹寧為淮南轉運使紹寧或上羨錢 上龍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簡謀 其也副部外則通 Ľ 數然使尚 道而皆也書轉副 全主 户即運使榖 之為部昔為補 有 吕夷簡錐罷相猶以司徒預議 無視遷 其官諸 國籍之司司以使當 而地之使專缺時 之支簿郎也其則 多之書官左職以 为 哉望弊昔曹 自信得 其猶之侍元代自 豐 Ξ 郎 能司 官判僚 即 昔制官屬 救子 軍 身怎 不引 之既缺 過判 三行 國 司户選鉄 按官

算安在今以疾歸尚貪權勢或聞乞只令政府一兩人 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丧 护數年或緣私恨假托人主威權以逐忠良以泄已怒 養成天下今日之患執政以來屢貶言者或調干里或 商議軍國大事從之 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持罷 師鎮我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廟堂之上 見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行之當國之 50..... 末史全文 襄又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

則 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 [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 聽辭讓各授思命 以王|抜軀 攻打謂而相以茅類進為丁 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 慶歷聖徳詩 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冠未 之遊 之朋維 迪進 者 持 以異丁謂而名之張知白以由曹利用既用而旋罷王曾草蔓盡除斥丁謂罷馬極逐公論收拾善類為起之朋者 月太子中光國子監直講

多好 口庫全書

巻へ

五月 シー・コード とここ とここ 亦嘗 書子 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栗不能足京師 不信也至則命 道 被不 博士許元可獨倚 不許肖調曰 長騆 旌林传進小雅 可 淑之非退道張而 不給京師之 貢所求消耆亦 佐以忠實罷擢 則别正惟夏之 宋史全文 隨小無其 竦名 見人非時雖宋 未擢元江淮西浙荆湖制置 所而大綬 屏髙 逊若 察訥辨週夷仲 粮餘悉發之遠 欽之君 英簡 若不子三亦雖 有十 解微 之可 量 日五相而 奸用 知則杜事位獻 之君可 安目希

數極多朝廷無由偏知其賢忠善惡欲乞特立按察之 邊備 勞之致平宜詔本路轉運經晷司安邱百姓母得報弛 忻州言地大震上曰地道貴靜令數震摇得非兵與民 若實状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於名之 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康明 者為諸路按察使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康勤幹明 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乙亥 先是諫官歐陽脩既受命首建議天下官吏員

一金牙口下全言

巻へ上

惟民間疾苦无須省祭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 **議食精禱引咎而已朝廷細故朕與卿等未當不留意** 提點刑獄雖不帶此使名並當準此 未正於是参取俗議記諸路轉運使副並東按察使副 更中丞皆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 曰自春夏不雨歳時失望盖朕不徳所致但日於禁中 朝廷重於特遣使未即行也参知政事賈昌朝前為御 7 宋史全之 卒已上謂輔臣 畫

·其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然

於崇飾虚名 此尚與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尸 須里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 他宗 養 日 清 日 清 · 養於天昨夕寝殿中忽間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段 公心咨訪以答天意 臣稱賀上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於 朝而然 文 之白 帝 **介若夙夜精心容禱為佳爾** 台 英盛於仁 宗紀 則多 亥置武學於武成王廟 災 祖神三 撤樂減膳 帝宣 帝 帝紀

|郵定正庫全書

最 父在陕西備語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人 宜加意訪問 · 卯築欽天臺于禁中 而皇 J ... > ... 哉所 君 災 移 徒之 不 災跳世 仰異 為 法畏轉 八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 联祷 見 躬祈 説俯四 是 而畏 惟 Z 以切我 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 宋史全之 宗 至 以之豐露祖 所獲和真立以天氣誠然 立棋 格助王民增撒 於以安感性樂 天王石其其旱 氏論仁訓而 Ē 豈倡仁而解徹 奸為宗慶之蓋 言 祖之思切雨

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 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 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克舉主者 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 琦范仲淹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军為重得其 判海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 則治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會詔臣僚 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敕一道令於通判內舉

|動厅 匹庫全書

アニロラ ハニョー 見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關既不取之於山澤 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買之利爾於商買未 上利害以間初議欲弛茶鹽之禁及减商稅既而范仲 茶鹽蓉鐵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拾克之政常抑 受賜勉盗自息從之 六月甲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 當議难實若贓污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 而弗宣應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論所部官吏條 知縣仍於敕明言所薦之人若将來顯有善政其舉主 宋史全文

勤弭該言其若脩行實嫌見之甚恨 言語付學士批答孫抃為之群界曰圖功效莫若罄忠 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既至亳州因上書自訟凡萬餘 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寝 英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 得失上口執政之臣朕早暮所與圖事者至於從容開 及商買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買令為計 辰請遇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坐以講時政 巴巴徙宣徽南院使此武 御史中丞王拱

数へ上

SACTORIST AND STATE 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携語命納於帝前力陳所 兼翰林侍讀學士富獨為樞密副使仲淹曰執政可由 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顧以仲淹代之上從其 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请恭養咸言范 時留對者不限時刻 述雖至中是朕何怠馬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記自今 -書樞客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他有所陳或朕非 丁丑以樞密使范仲淹為恭知政事資政殿學士 宋史全文 丙子給事中恭知政事王舉正

遣吕你為定幸捨豪黎問主環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 |客副使任中師為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為陝西宣撫使 凡十二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两府厭兵 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两路云 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當守并州上即命 仲淹既辭恭知政事願與韓琦选出行邊上因付以西 乃復以語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不許 以解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皆膽不忘脩政上許馬 卷八上 乙酉元昊復 甲中樞

|金戸 旦屋 全書

灰色四草なる ! 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 和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 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 |脩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 審議之及至中書琦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 一議已同惟韓琦獨異上顧問琦琦歷陳其不便上回更 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為不可屢合對於上前晏殊曰衆 人欲急和四日疲兵懦将欲急和五日陕西之民欲急 宋史全文 歐陽

|将帥明按祭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 拾遗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缺 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上嘉納之 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 司寬其力役可也 曰管洛邑繼又陳八 內朝先是知制語田况言有唐两省自諫議大夫至 日 提材賢四日備河北五日固河東六日次民心七 、事大畧謂當令教弊之術不過選 樞客副使韓琦上疏當今所宜先 一日清政本二日念邊事 月記諫官日

乞こりき こう 直龍圖閣及脩起居注例令日赴內朝從之况當面奏 事論及政體帝煩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 脩恭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两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 於禮未便記送兩制詳定學士承吉丁度等乞今後比 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責 其言如大夫之職兵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問 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 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東王素歐陽 宋史全文

者有實美而然也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春之 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飲則有廣愛之名悦亮直惡諛 名行威令攝姦完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 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此聲 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為則天下何 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 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使若日月不能織晦 著論上之其器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至也竟舜

金グロを全書

侯弱級樞客院班乃坐且使军臣章得象諭弼曰此朝 密副使范仲淹為恭知政事右諫議大夫富弱復為極 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即 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 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非之則教化做節義發集話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 密副使獨猶欲固解會元昊使群羣臣班紫宸殿門上 くこうこう 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獨不得已乃受 宋史全文 已亥出内藏庫網絹 7 丁未以樞

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壮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天臣 先且草弊於父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 則二人遥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乗忿盗邊 中師分路宣撫喻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賊請和無他 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為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 九月上既擢任仰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 毋勞往也乃詔琦代仲淹宣撫陕西而中師卒不行 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有後

金定正庫全書

六日厚農桑七日脩武備八日減徭役九日軍息信十 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 扎使疏於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一曰明點 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令琦暫往陕西仲淹與弱 てい フラー 以諸事畫一次第領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 曰重命令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説當著為令者皆 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名對賜坐給筆 军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母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 宋史全之

多定 司 明則丙胺於安啟唐 思年以午之明石而思事 而信三癸行法熙之為之記 悦佛重月木任則 形於照幾日 簡 固請 美俸命行行子以終熙寧勢自 令城均之十於寧 悉徭公法月重也急汽流 老戊辰授太 用农田則王命十 政仲押 官 其之之以成令事吾海四秦說法法十行當之觀天方上 或以以一擇時奏范章 尉 者五 王月守之慶 仲閣害 致 為月戌丁長言應海一之 仕 今行行对之一三之 就奏 朝 然其盾行法一年於不所 朔望及大 行餘舉館則見九慶盡以 之厚之職以用月思行積 |未農|法之|十明|也亦|所而 朝 及桑以法月點始猶以為

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蹇數求補外以便親 養極索副使富弼曰諫臣不當遠去許給假迎親可也 いくこりることにう 三品服余靖歐陽脩蔡襄五品服商諭之曰卿等皆朕 厚其禮數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寝罷 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令雖陛下特推仁恩 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正賴陛下終始保全未行斧鎖 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 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綱紀大隳人臣 宋史全文 賜知諫院王素

無怠於政則天下幸甚 石執法之測前志所占将有伏尸流血之變豈山澤小 一般左執法諫官余靖言風間司天之奏乃以商洛羣盗 星太白與金星相犯皆主兵丧及餓其愛乃出端門之 便當其占臣歷觀漢晉隋志凡五星之變金火謂之罰 上許襄歸寧而不許其罷 甲申太白犯歲星又犯太 以敦九族外逐才良以安百姓與廊廟大臣叶忠愿善 **怒所能當之伏望陛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內宣慈爱** 丙戌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

金少四是任書

成一書置在兩府伴為模範上納其言故命请等編係 てこりき ここ |弱總領之明年九月書成分别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 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太祖創立法度太宗克 執守便為成例施於天下咸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 不思到草臣令欲逐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分明類聚編 紹前烈真宗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 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為首務法制 校理歐陽脩同編脩祖宗故事先是驅密副使富弼言 宋史全文

11.4

|再得完聚至德動天降站王室書之史策光於後代 **逸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户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 特令城放以遂物性其二曰乙出聖意以內帑物兒委 出其一日今來宫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 王子孫綿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言陛下日脩至仁之德 三道進呈內一道為議贖法事即乞降出二道乞不降 下及民府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 先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言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

|金舜也是全書

汗不才四色之人並行澄汰莫若精遂明幹朝臣十許 捕盗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無 歐陽脩言近日諸處盗賊縱横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 くこりえ ハー 官利害六條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一去冗官則 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坐而升熙之謹別條具冗 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斜舉年老病患贓 瘦民使不起為盗臣曾建言方今彫殘公私困急全由 計方今禦盗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逐 **宋史全**文

功者也 多牙 巴屋 人言言 員清簡差遣通流五去冗官則中才之人可使物懼六 去冗官則不過养月民受其賜此臣所謂及民連於事 民之科率十分减九二不才之人為害深於贓吏三內 官沈邈為京東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 先是仲淹弼等請詔一 運按祭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 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四去冗官則吏 冬十月丙午鹽鐵副使張品之為河北都轉 府通逐轉延使如不足許權提

大江口三人子 素入解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之指其字令一一條奏日幾是乃罷 辭書所當奏事於笏各以一字為記凡數十字上顧見 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擢幕職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 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 令權擇通判人既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擇知縣縣令不 丁未以右正言集賢校理余晴為契丹國賀正旦使入 二年方真授之上既納其言於是显之等首被兹婆 宋史全文 甲寅復置諸路 罕五

金グロなど言 履歷聽古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歷任當有贓罪 監諫議大夫弗為常例悉聽古又定制監物務入親民 勘選郎中少卿監亦如之舉者數不及增二年選大卿 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若清望官五人為保引乃磨 先以情重輕及動績與舉者數奏聽首朝官選員外郎 毋以轉官帶職為例两省以上舊法四年一遷官今具 两地臣僚非有熟徳善狀不得非時進秩非次罷免者 轉運判官仍詔中書樞宏院同選用 卷八上 壬戌詔曰自今

15 And Onet Andre |伏見御史臺缺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 火季有詔以宫地為禁軍答 共捍西賊 實為封疆之利從之 十一月丙寅上清宫 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方箭手 路尋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哲長皆願納質子求補 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通秦州往來道 甲子陝西四路經界安撫招討使鄭戬言順德軍生户 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舉者數不足母得關陸 **宋史全文** 先是諫官歐陽脩言臣 累

金ケロ屋と言 拱辰所薦也京趙人當知魏縣奉法嚴正東不便欲以 有不稱職者連坐舉主度幾稱職可振綱紀 好人多以資政未及今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為之 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仍見朝班中雖有 所舉多非其才不能稱職近間深適舉王礪熊度充臺 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並為監察御史裏行中丞王 **汎臺中自有熏行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 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汙染風聞皆

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拯合那人事父母以孝聞 てこりう ハー 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盗悅徑去不為暴 盗剽叔淮南將過高郵知州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 權貴人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曹知天長縣有訴盗割牛舌者拯使歸居其牛當之既 者驚伏徒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資率取十倍以遺 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 奇中京遂相率通去監司果議以苛則斥知府任布曰 宋史全文

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 法意也小民之情醵出財物而得免於殺掠理或喜之 器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 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路之此法所當誅也而高郵無兵 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海曰郡縣兵械足以 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襲錢遺之法所當誅也間高郵 知政事范仲淹欲有之事於上前獨曰盗賊公行守臣 事間朝廷大怒樞客副使冨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忝

金好巴匠生書

聖人也 | 我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 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君在此同僚之間 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遠床歎曰范六丈 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 既而弼愠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 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 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 癸未鉛自今两府及大两省巴上官不得陳

ACTO Und Asis

宋史全文

矣然猶未艾也 | 齊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禄任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恩殺 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姓年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於已 政重民也其著為令使大家嗣先錄以寫為後之體支 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諸子 之陰法推恩太廣以致缺宗蒙澤雅齒授官非所以審 無過犯者許進著述召試取優等者充 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官進士三人已上一任回 金牙匹尼三言 丁亥詔曰今

卒 闊 自 留 こりえんと 馬 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職田抵 殿門俟脩注官出面録聖語從之 Я́р 至以限之废法 道為賢人 故之 同脩起居注歐陽脩請自今後上 間法愚也而凡才所則緊後教嫡亦 司 天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į 欲此禄徒所 禄海木一凡以其 宋史全文 家所離夫列繼 自 官 世之 成欲此爵朝為身 先 均押巴之左卿而 音 諸古 青至 茍 無 罪比前目稍 壬辰詔限職 也此紫 殿臣僚退令小 應 乳 為法而官教後 思令非又國世 則則可集 雖. 稀 溫不用其之用 田

王功以百萬計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粮草始能 宣撫使韓琦言如聞脩生户所獻水洛城頗為未便其 敢要阻是則雖無水洛之接官軍亦可往來如朝廷未 屯守之况劉滬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户諸小蕃族宣 正言知制語初中書名試而脩解不赴特除之 月元昊又遣張延壽等來議事 尹洙狄青等蓋彦博洙青昏以為未便也 戊午以南 以為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彦博 知諫院歐陽脩為右 陜西

金万口上人士亡

安快則此端木乃恨事之妖木爾語諸祥瑞不許進獻 則危亂臣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指望太平漸生 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 若使木文實是天生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 的西則瀘戎南則湖貧無一處無事實未見太平之象 之患在前契丹驕悖蔵伏之禍在後一禍未滅一患已 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脩言方今西羞叛逆未平 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 宋史全文 澧州獻瑞木 五十

· 党君子范三李宗者為之渠率而光化軍宣毅叛卒五 既至陕西屬歲大饑羣盗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遊山 | | 矣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特出英斷救陰盛 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臣也後宫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盛則陰為變而動 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 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則政事弛賞 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諫官孫甫 韓琦

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騙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 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 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選禁軍不堪 くこり きここ **韓琦汰邊兵萬餘豈間有亂者哉 問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販之所活凡二百五十** 被殺張海等相繼強級擒捕關輔遊安堵矣是冬大旱 來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收集上官珠下散軍邵興 百餘人邵興為之長與上官珠戰珠死之琦尋遣屬官 宋史全文

金少世后全書 宋史全文卷八上

思祀儀六十三卷 二月丙申遣內侍賣奉宸庫銀三 請也然劉滬時已與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康將 兵助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八下 中慶歷四年春正月戊辰詔罷脩水洛城從韓琦奏 宋仁宗四 辛卯太常禮院新脩太常新禮四十卷慶

次芝口車 三

宋史全文

萬兩下陕西博雜穀麥以濟饑民

諫官孫甫言自昔

能否為上中下三等其最下者無之度幾將師得人而 勝可取也 還自陕西邊將之才無容不知請詔琦等條四路將臣 歷經界招討部署之任最人田况曾為經界判官近皆 之也其人可將千人而授以萬人欲不取得乎今韓琦 兵多而未當勝者以無將也非無將也不知其才而任 祖宗朝養兵不多而取勝於夷夏者有良将也今日養 之有天下者未常一日去兵雖然兵無良將與去兵同 乙巳以上清宫田園即店賜國子監

シグト

部署經界安無招討使從韓琦之議也 六日脩邊防七日求諫事八曰延講誦九曰草貢舉十 罷進講崇政殿説書趙師民上疏陳十五事一曰各輔 翰林侍讀學士丁度讀前漢書數刻乃罷 者因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講毛詩王洙讀祖宗聖政 門名輔臣觀盡其盡皆前代帝王美惡之迹可為規戒 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置逐路都 二日命將帥三口簡侍從四曰擇守军五曰治軍旅 宋史全文 丙辰御迎陽 自元昊及

でこう。ここ

後條例與上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間奏付 乞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 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溪故私屬高下頗害至公欲 一誇十四曰除思諱十五曰謹出令因獻勸講箴至是復 祖宗以來係貫極多逐旋衝改久不刪定主判臣债空 命講讀經史 曰久官政十一日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 書樞密院恭酌進呈别降敕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范仲淹言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鈴曹自

番が四庫全書

卷八下

欠こりを ここ 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上曰朕豈以女謁進 師民久侍經庭其行義淳質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以 趙師民為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初上謂輔臣曰安國 章閣侍講楊安國為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崇政殿說書 詔天章閣侍講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 褒擢之 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脩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 三月丙寅遣内侍詣兩浙江淮祠廟祈雨 同判登間鼓院張克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 宋史全文 丁卯

請終役戳既改知永興命劉滬董士康督役如故知渭 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脩水洛城為不便鄭戬固 外郎魚周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相度鑄錢及脩水 仙芝在諫官奏劾之後也 王琪降知婺州兩浙轉運使邵節降知洪州並坐按發 島坐知秀州受枉法贓罪當死持貸之前兩浙轉運使 耳 盖因臣僚論薦而後用爾如物議不名當更授一 癸酉祠部即中集賢校理錢仙芝貸命决配沙門 甲戌命鹽鐵副使户部員 郡

をケビ屋ノニョ

令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聚名實有司 青追滬士贏欲以違節制斬之青械二人送順德軍獄 詢等具奏照釋滬士康令卒城之 古勸學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和王拱 無利故遣過詢等行視沫檄滬士康罷役不從沫怒命 Carron City 展張方平歐陽脩梅擊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 蕃部遂縣 優軍收積聚殺吏民為亂又請周詢等訴周 州尹洙及严原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脩城有害 宋史全文 范仲淹等意欲復

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 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関博者得以聘矣問以大義 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的矣先策論則文詞者 東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此獻議者所 毎ケビをノニー 共以為言也謹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 大事 利各各有蘇則取其學法著為學令而天下始下諸州縣皆立學而胡異之之學經義治事遇書祥符雖說曲阜立學而其學猶未偏也於是事記曰與國雖賜白鹿洞九經天禧雖賜岳麓 用 知防詔書

業者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常充賦者 一罰或不經贖罰而為害鄉黨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 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 罷贴經墨義士子通經術願對大義者武十道以時析 不得預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 父母犯十惡四等以上罪曰工商雜類或嘗為僧道皆 常犯刑責曰行虧孝弟有狀可指曰明觸憲法两經贖 百日而止試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隱憂匿服曰

宋史全文

乞召試詔特除之 監直講石介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經客副使韓琦 事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 為上等 已卯上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 意義為通五通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 等拜赐因請注釋其義帝許之 壬子太子中允國子 采者明法科試斷案立甲乙罪合律令如法意文理優 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 丙戌丁度等上答過英聖問一卷

延定四库全

言之當須行之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臣等亦 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 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 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 之唐憲宗留心庭政军臣陳説政要必曰卿等既為朕 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感威 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自 ここうこ ハニ 宋史全文

帝覧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極密院令奉

多好四種人書 杜祀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把京西多盗贼則又用把今 事美前代也丁亥上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敦經義 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 按察使杜祀為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諫官 與亡之迹此誠圖治之要也 得以為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思六經能達監前代 于前未當今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 余晴言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 夏四月丁西京西轉運

三各也初日夷簡罷相夏竦投樞客使復奪之代以杜衍 |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茍朋而為善於國家何 | 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 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 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 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 戊戌上謂輔臣曰自 路更有賊盜則将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伏望軟 兹蠻人作叛則又用把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設使别

天皇日三人二

宋史全文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淹及脩為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畧曰臣謂小人 畧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行仲 也陳街之而仲淹等皆脩素所厚善脩言事一意徑行 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貪者貸財也 石介作慶思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夏竦 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及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 無

きちゃ

匠バリア

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等為諫官

布滿要路則惧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 |賢介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 震上疏言范仲海歐陽脩尹沐余晴前日蔡襄謂之四 治矣於是為黨論者惡俗猶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 故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 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 以國家爵禄為私忠膠固朋黨通相提挈不過二三年

Caldina Latin

宋史全丈

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華講 亦十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 漢大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師 脩國史章得象上新脩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名入脩起居注 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 子度支判官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雅知河南 巴西監 壬子

金ダにをノニー

大巴司王 八年二 敵之進退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 必先間舉集之期我之次邊軍馬盡可駐於堅城以待 户蕃兵野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彼欲大舉則 得也其二曰久守之計莫如蓄土兵彼或小至則使屬 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此和策之 四策其一曰西戎報求通順實圖休息陛下當隆禮敦 朔樞密副使韓琦恭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段上 殿備乗與臨幸以路王宫為錫慶院從之 宋史全文 五月壬戌

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密 定討伐之謀是日琦與仲淹指陳於上前數刻乃能 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容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 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為憂請朝 白安元昊若失横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此攻策之 兵懦而罕戰惟横山一帶蕃部人馬精勁我以堅城據 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 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

政願陛下拾此二策别議遠圖之術二策竟不果行 言水洛城令欲畢工惟女墙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 劉與魚 周詢等而周詢及 鄭戡已先具奏脩城之利且 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詳軟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 者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宣王料民山南言其害 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內有脩京城置府兵二事 西邊又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又在涇原泰鳳两路於水 先是鄭戩奏脩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任

大小可以上小小

宋史全文

戒懼以答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來舎利道路 推為靈異再圖管造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所 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 孫復五品服又幸昭烈武成王廟 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而上特再拜賜直講大理評事 傳語舎利在内庭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侫之人因此 寺靈暫塔災諫官余靖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宜 壬申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 丙戌元昊始稱臣 丁未開實

子りにをノニョ

逐與富獨日夜謀處興致太平然規模關大論者以為 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思薄磨 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已任 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始仲淹以作品夷簡放逐者數 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 於民哉伏乞指揮更不營造 六月忝知政事范仲淹 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又何福可庇 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追及夷簡罷名還倚以為治

次足刀目之子 一 宋史全文

淹固請行乃使宣無陕西河東 為弱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弱始 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 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過奏仲 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 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 且 邪争哀妃誕去 萌於吕 育之功 范交 丧為成禮當官 除之時乎 謂

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沒盛而朋黨之論

滋

トノゼ

|救衰|力載|以百地蘇比議|是言為有略而 ●仲之事 酒堂官者 名肩因失事居 怨斥願 |淹詩|而往|目之|思選|八大夷|子容|佐望 也程願餓之圖有正事事臣簡邪孫士清 寒情琳同而仲四以 惬豈而進主軟 沔真光 美夷議 股欲海論陷公能 忌退之有之得 乃 夷議贬欲海論陷公能忌退之有之得 7 簡黨以附於之之議帖富之罪同直大拜 之人為黨是獻以待帖弼義相不言臣手 黨之際以有凛侍制阿之而之受是輔疏 勝誇|仲為|都然|臣之|附能|其後|臺末|相八 仲若海幸陽生噤除而是大名諫可之事 淹谷何歐之言其側為未者表處以體如 之明陳陽行者口伸詭純因之簡小而正 黨君哉修是之以素隨於私頻倡人其朝 不子以余行氣劇為之君城奏之皆大綱 勝之至靖也大務而態子而內成之者 塞

解作是图斥者至徒行富辰西俸畫皆至 其固伸皆諸而謂相當獨而之者圖以使 青小海為賢大|華慶|為富|逐行|之報期受 敌人而倒尚勢邪雖仲獨益是意主廣知 當之復戈有卒相歐海仲柔行小知逐為 安罪希益左不賀陽言海益也人然矣主 為而執夏祖可於公也所柔身不按至方 之希中竦及挽内以即厚仲再悦察仲爾 説天也用仰美四去微也 海去再之海從人 日子然心淹方處國之陳所國以令陝坐|下 電之常修再仲相之起執薦 讓嚴冊同 論風及於為淹智身朋中也者論磨呂年 之附覆夷原始於懷重因鐵益之勘還進 始君史簡陳為外不作孫明甚仲之附士 倡子傳此黨夷本自仇前逸賈淹法[個又 茶之竊元 論簡皆 P一而希 目於客公相 寒名謂 瑜之黨不抗網去得朝是未議繼 野不懂所时 思疏之杜泉主復有日出 不得禍以貶之於力打行而王為應夜諸 肖盡之初諸所國言私杜去拱院佛謀賢

盡之件廢無息策不復已自許屬何也之 去興申之藥我至可謂甚毀孰吾者其詩 |始不|公人石仁|李如|褐攻|哉音|而自後涨 者惟而尋以祖德此始乎如以以天諸之 |所有|得即|鍼在|浴其|於異|必大|腎下|腎也 一行 其股 召 砭 位朱亦 此端過 好 自之相黨 之過其用之四崖有仲斯為自處令繼論 人而始所湯十之先海害別舜孰名斥之 都雖且也罪 沐二段見間也白吾肯非逐再 全盡至雕之以年一云 惟已私而以惟又作 廢大為官|櫛存|報耳|鬼安|自以|不人|歐石 默用之魔治遇一唐 壞得 萬公肖情陽介 而杜下巴之臣復自事不尚正自不公一 陳富朋復未下凡牛輯重則自名堪邪夢 執歐凡職幾思四僧時為人獲吾造正一 中余之如雲亦十鴉亦君而熟而物之契 三既以的范開至二季調子不肯以亦論之 龍即及文日美年宗天之仁以夔不敢詩 之群西正出夫而関下褐族邪其吾之激 後而事以所宣後對事孫之曲自堪也之

|我河北第以河東為将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 許臣前歲奉使契丹頗見情狀他時雖欲背盟自逞必 以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呆家族路出河東境外疑是變 黙禱上帝願歸咎於則躬章得象對曰聖言及此必有 仲淹相度且往河東照管未宜調發時仲淹疑契丹 以上感天心矣戊午雨 寅上謂輔臣曰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 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和諸野何城哉諸賢復召而或界之釣衙或列於論思症 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朝廷 鮆

海爭議帝前抵行語甚切仲海當以父行事行行不以 邊不必豫防謂世常安謂兵水息西北二紀稔知朝廷 **獨條上河北守禦策曰直宗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 仲淹亦不以為忤也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 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 為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 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或備皆廢謂敵不敢背約謂

死已可事人等 一

宋史全文

100

一冠欲大發兵為備杜行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

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邊所 故老博採恭較得之甚詳及於契丹議事又頗見其情 北拓拔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 作事如此於是陰相交結乗虚有謀契丹侵取熊薊以 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於沿邊上豪升內地 之夷狄待二邊也謹具守禦十二策總十三條是臣奉 為好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宣可以上古 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

死之四草全, 刑狱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 兵臨戰或元昊乞稱臣幸無亟許其實納契丹降人契 衛來告將伐元昊其書君曰元昊員中國當該今議将 南郊羣臣毋得上表請加尊號 癸未契丹遣耶律元 委任之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 丹討之託中國為名也 更相致詰而是正之 狀以至稽求載籍質以時務用是泉聚撰述以副陛下 宋史全文 秋七月葵玄韶以冬至有事於 丙戊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

書并朝廷答書臣等竊謂沮契丹而納元 昊則未有素 雜事沈避等言中書極密院聚應召臣等宣示契丹來 知制語孫抃張方平歐陽脩權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 出避讒謗也 乙未承肯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和 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其實弼不自安于朝欲 從范仲淹奏請也 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 八月辛卯令参知政事賈昌朝領 甲午

權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

たこうる ハニラ 則於西人無斗絕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 書中言已降詔與元吴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 邊户虧甥舅事大之禮追朝廷納敖之本意當須復順 而兩存之宜降語與元昊言非許再盟盖因契丹有書 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緩懷之信莫若以大義 契丹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冊便可封還仍己於契丹回 來言彼是甥舅之親遂議開納令却知國中招誘契丹 正言同脩起居注余晴為回謝契丹使復書畧曰若以 宋史全文 十六 戊戌右

誓文入界價不依初約則循可沮還如盡遵豕則亦難 金ケロをノニー 點刑狱司發擿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指 間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的宜聞不可以 諭脩曰勿為父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 順之故則不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 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本朝以效 右正言知制語歐陽脩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上 乙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連按察提 卷八下

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脩奏曰臣自聞降此約束日 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朝廷既降較約束諸路按察使 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狱等體 披州縣苛東官吏人不得縣其才宜稍寬假包拯言諸 手足可降較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湜言轉運使持

之際昨大選諸路按察之初两府聚廳數日皆為一時

夕憂嗟竊謂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展効

灰小刀子人子

宋史全文

ナセ

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職老緣之吏所快 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割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 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怨尚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 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 望風而懼近日致任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 情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 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改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 **欺罔便徇私情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 天王司司 Alta |深計之至於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 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界西夏二邊以寧 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總二十萬當時不 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 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乗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 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 月戊根鄭州言吕夷簡卒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 宋史全文

午韶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

金安で屋ノ言 膏被鉛點章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 脩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 書知賴州外初入相推歐陽脩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 曾並居相位 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 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庭 數為言者所祗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次用亦不 事煩數或百折之及脩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 唐千平章事兼極密使晏殊能為工部尚

前諫官歐陽脩對見帝曰外人知杜行封還內降即凡 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寝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報納帝 SCOLO NOL ALIGNO 資政段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陳執中為参知政事諫 右諫議大夫参知政事賈昌朝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有求干联每以行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行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行務 以規利殊坐是組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 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為非殊之罪 宋史全文 甲申

金ダ四屋ノコー 幸上不聽諫官軍不止上乃命中使蘇軟告即青州賜 出而襄先得請時前使契丹未還也 注知諫院恭襄以老乞鄉郡已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 中那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冬十月同脩起居 用鄉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 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 官蔡襄孫南等軍言執中剛復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 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俱求 國子監直講石

親至境上各據山嚴兵相待元具奉卮酒為壽大合樂 丹主元昊縱其去尋復與契丹解仇如故 折箭為誓乃罷契丹夜以兵招元昊元昊有備大敗契 死記可見 em 史館檢討王沐洛侍講檢討知湯州太常博士刀的通 評事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員外即東天章閣侍講 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 甲子監進奏院劉巽大理 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讒謗益甚介不自安遂求出 契丹夾山部落呆家族八百户歸元昊契丹主遂 宋史全文 十一月戊

薦其妻又行女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肯進奏院祠 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間人欲更張 **丞周延讓監宿州税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 废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 慶軍即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經監汝州葉縣稅先是 判海州殿中丞江休復監蔡州税殿中丞王益柔監復 江州著作郎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台添知楚州殿中 州税降太常博士周延傷為秘書逐太常丞章岷通判

金をびたノニー

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 悔見於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 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 符捕館職甚急聚聽紛駭舜欽一幹飽之過止可付之 盡矣狱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於上曰昨間宦者操文 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盗同時斥逐者 **辰亷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揺動衍** 神舜欽循前此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間席會賓客拱

灰之四事全事 一人

宋史全文

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悦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 語何足窮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 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在 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 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乃言益柔作傲歌 一悟稍霓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 集賢校理彭乗同脩起居注吕漆既與起居注飲中

辛未太常博士錢明逸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壬午合 麗政事知邠州詔不允 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来察以聞 范仲淹上表乞 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 務交遊家為激計更相附離以治聲譽至陰拍賄貼陽 朋黨君明臣哲垂榮亡極朕是食屬志度幾治古而人 無以易之 巴巴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 書擬人而乗在選中帝指乗日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 記如天禧故事置練官六員

次三日草人字奇

宋史全文

非予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陸 告臣臣當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寬是則前日賜異 析易章經陛下諭之曰朕不欲鞫囚與人恩澤寬退以 此龍所損非細事也當有工部即中吕寬以治獄賜對 博士王異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知諫院余靖言治獄 名暴霄 祭天地于園丘 而賜服外人知必以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 丁酉韶州縣以先帝所賜七條相海軟太常 十二月乙未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

をなせたとこ

欠記可見公島 偕築堡大蟲處堡未完而為明珠滅滅同間邀擊皆軟 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范仲淹復旅将 議築方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椒知環州种世術與知原 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無使范仲淹 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無士卒及卒冤哲朝 州将仍共幹其事城成而世衙卒世衙在過數年積較 1 宋史全文

者令有司劾其罪從之 環原之間屬若有明珠滅城

下每於事端抑其奔號請自今臣僚入對有軟求恩澤

·論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 顧未常及私 邊事未平宜用才南又劾奏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史上 帝當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 右司諫知鄧州先是甫言陳執中不效數請補外不許 如故别擇地建太學 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肖為 費多而非使錫宴之所不可關語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從間道通歸伏庭下請死王素赦其罪令畢功 乙酉慶應五年春正月已已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材

欠了可言 人子 是以練官員不足復除之一丙子契丹遣使來告討夏 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 以段中侍御史梅挚監察御史李京為之唐制御史不 一至雖聖人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 上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常問着龜占應之事乃對卜 南安從得是語南自契丹還亟命出守度侍經庭歲久 人回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 **罷河東陜西諸路招討使** 朱史全文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

假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弼既出使讒者 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輯網紀外練將卒休息 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 邠 舉而 可圖 春夏人倉卒興師及成敗如必恐自此交兵未已此誠 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契丹欲并 民力萬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獎則幽薊靈夏之地 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梅客副使富弱為資政 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澄為資政殿學士知

昼気で屋で言

次に可見と言 多挾朋黨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陳執中在中書數與 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 果春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右正言錢 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 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 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 益甚獨杜行左右之上頗感馬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 行異議祭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 宋史全文

朝平章事兼掘客使宣教南院使兼掘客副使王貽永 壞焚之執中因諧行曰行黨錮二人茍欲其在諫院及 子論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古吏還白行行取割子 奏上頷之行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吏執劄 與仲淹弼俱能行為宰相絕百二十日也 臣覺其情遊壞焚筍子以減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 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關人己且留前等供職既 事兼楓密使社行龍為尚書左丞知兖州樞密使賈昌 金がなん とう 丙戌平章

次定四事公言 世之弊驗致災之由其實役飲重而民愁和氣傷而診 執行之 先是田沉言比來災咎頻仍蝗涤繼作觀當 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既而仲 屬庠乃復名用之翰林學士吳育為右諫議大夫龍圖 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寫庠弟和帝雅意 為樞密使資政股學士知鄆州宋庠為参知政事上既 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延州麗籍並為樞密副使育 淹安無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 宋史全文

去年韓琦太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今天下財用 騎久一旦遽加澄汰則恐立以致亂此處事者之陳也 並降為廂軍其廂軍之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 蕃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發廣捷等軍其不堪戰者 作役敛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之日窘由冗兵之日 其諸州宣殺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辑琦議也 臣竊憂之 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廳兵 不足以膽冗食之兵尚或顧邱細故而不思救弊之源

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謂曾公亮曰朕思為君 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從之 戊戌講詩起雞鳴盡南 特路指揮應合奏陰親屬臣僚所奏子孫弟姪特令不 淹所建仲淹既組故元瑜亟奏罷之 任方許磨勘適長奔競故降是詔磨勘保任之法實仲 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保 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叙遷朕念亷士或 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 知制語余晴气

灰足の車を書 一人

宋史全丈

主

宣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母得報遺 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 大鮮治小國若京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京魚煩 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舊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京 馬軍都虞候公解為太學 三月戊午邇英閣講詩匪 人為市及奏願至即勝之吏部勝闕自及始 乙巳以 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臣員闕與選 之道善惡皆欲得聞况詩三百皆聖人所則定存勸戒 兼侍御

近者李良臣自非來歸盛言北方自北主而下皆稱重 一使非以正辯屈强北卒復和議忘身奔事古人所難故 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那 人初附自己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獨之出則所損甚 之陛下兩命獨為握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退 下用杜行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仰淹以夏 杜行范仲淹富弼既罷握客副使韓琦上疏言陛

次でのちくるす

押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

宋史全丈

解額 以作此序為萬世監也於是上再令講之 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道微先儒所 菁菁者我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當時事即楊安國對 酉琦罷掘客副使知揚州 **詣関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卒** 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而董士康又 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念非 巴卯通英閣講詩六月篇上曰此序自鹿鳴至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 又韶補蔭

くりにをとう

歌定四車全書 | へ 然何以基帝業也 丙戌罷入栗投官 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 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下得盡其誠不 **张注官其慶歷三年十一** 不聞其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 選人自今祗令吏部流內銓候該参選日量試所習藝 書高祖封韓信為齊王事上曰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 一疏伏見杜行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 宋史全文 月條制勿行 是月歐陽脩 過英閣讀漢 芜

則可一 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 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 詳言之社行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哪自信 主之所惡故須此説方可傾之臣料杜行等四人各無 權其何故也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 大過而一 **腦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時盡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動摇惟有專權是人 時盡逐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感聖聽臣請

一次で可事 等一人 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 之賢也平日問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 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 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 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 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偏富那料九事力 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行欲深罪勝宗諒仲淹力爭而實 廷軍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行等真得漢史所謂忠 末史全文

未形上嘉納之 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於 襄地震壓死者數萬人始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 陰晦不見室臣率從官稱賀御史李京言自實元初定 為朋黨者益惡馬 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 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脩 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 壬辰通英閣講詩小是篇曰如彼泉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而

一次定四車全書 |日水性順則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 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 嫌疑之際古人所謹此不著古人姓氏宣聖人特以設 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絀正用邪 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将相牽以淪於汙敗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注有魯男子獨處之事帝曰 戊中平章事兼樞密使章得象罷為鎮安節度 宋史全文

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諭政其有指哉對

任轉運判官歲滿者皆罷 政事翰林學士承古兼中書舍人丁度為樞密副使 賈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参知政事陳執中 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上乃許之 極為契丹正旦使閣門通事舍人郭珠副之契丹館伴 依前官平章事兼極客使原戌樞客副使吳育為泰知 五月上封者多言諸路轉運判官競為苛刻已已部見 切抑而不進然無所建明裹行孫抗數以為言 秋七月甲子監察御史包 平章事兼樞密使

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人責以實効雖有微 將即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必實者分控 沿過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過事之人以 未幾即圖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平臣欲乞今後應 西北邊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則不然蒞事 書問涿州開門邪敵折不復言及拯使還具奏今逸上 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本朝宣 者謂拯等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叛人以刺侯强

|次至四車へ手

宋史全文

圭

皇后神主於太廟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 |使富弱所薦也 冬十月辛酉祔章獻明肅皇后章懿 竟坐奇刻下遷紘億從子為億後其為江東轉運按察 **然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残於一郡一邑害** 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兩間者望風解去然 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 甲戌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為知制語知除 九月甲辰徙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楊紘知衙州

イグルたべて

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盗誠無足慮然小人 既以身許國何惟此即帝皆遣中使察視山東盗賊還 |為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 名比間過為煩苛更不安職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 奏盗不足慮而言究州杜行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 宜防喧嘩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 百官且優賜軍士恭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 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 初議者請單恩

茨定四車全書

宋史全文

+

實不死獨陰使入契丹謀起兵獨為內應故有是命 |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街介甚且欲傾富 之辛卯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 要依舊同商議施行十一月樞客院請自今進退管軍 夏國 乗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温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嫁因言介 臣僚極過長吏路分兵馬鈴轄以上並與军臣同議從 **唐展龍军臣兼樞密使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 辛未始班歷於 一骨月之爱也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 午過英閣講詩角方篇上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 復責監處州税孔直溫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 楊安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熊宗室人人撫籍豈不廣 寧節度掌書記襲縣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即願 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 以合族保其必死行竦然探懷中奏葉示之曰老夫既 國子監直講孫

亦有詔下兖州勘介死虚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

大色のはいる

宋史全文

孟

包盗賊衰止知鄭州富明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 也又讀經武聖界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 邠州范仲淹罷陕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 除所過稅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大祖及令盡 北弼将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選任是 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 韶以邊事軍 知

之盛徳也朕甚慕之

乙未過英閣講詩都人士篇上

丙戌慶歷六年春正月戊子知制語王堯臣罷三司使 日改知鄧州

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馬是重因也上答其對 說對曰庸蜀僻遂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 皆乞增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上問其 猶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於民也益梓發三路轉運使 蔵錢數百萬久不能償,五臣悉按籍價之而軍國之費 為翰林學士承古克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內 宋史全之

たこうき とこす

蓋

雷 益思詢究而安利之三月辛已朔日有食之 既罷上慰勞之堯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 巴而言於上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 州地震岠嵎山推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即海底有聲如 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 以證告人君願罪歸朕躬而無及臣度也凡民之疾若 爾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舉 **壬寅御崇政殿賜進士賈照等一百三十人及第** 二月癸丑司 **庾寅登**

朝廷切於除民疾苦有司上言報為鍋城前後不可悉 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以為功往往胎患於後人 絡錢一百萬川峽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 第并出身者四百十五人 スミの耳る子 而脩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亦戒軟使得自新則 有聲占曰兵出癸亥帝謂輔臣曰天之譴告人君使懼 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十七人同出身癸卯賜諸科及 六月丁已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柸其光燭地隱然 宋史全文 夏五月减叩州鹽井歲額 美

金片 四屋之言 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關失則詔在位薦之請自令不 育與军相買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希昌朝意上 與進士同時設科疏上帝利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 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唐皆不 不陷於咎惡也買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参知政事吳 從內批以行今乃知欺問也育又奏曰陰邪沮事正當 仍須近臣論薦母得自舉上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之 一是首言即的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

事實在外請諸道師臣并任其責己酉韶判大名府夏 在育不在制科也 育本由制策進上數稱其賢以為得人故詢力排抵意 草欲自上行此正姦罔所為碩出姓名批較以明國法 兵十二 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過倍之兵 刊名付外制策天下公共廢置可以明述豈宜陰有沮 在精不在眾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 明辨人臣言涉機密欲歸德於君成國之美此類可以 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

欠こりるとう

宋史全文

名取解他州及第案贖具在故有是命 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動停任而靖受答後乃更 初名希古曲江主簿善過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据其罪 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笞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 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諫官害劾奏太常博士如孝標 **球知升州鄭戩知永與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粮草事** 不孝臣母丧坐廢靖既失势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 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知吉州余晴為将作少監分司 壬寅上謂字

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军相買昌朝爭議上前殿中皆失 錢彦遠及武舉人彦遠策入第四等彦遠易之子明逸 **吳卯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 相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為問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為 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登制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里之家兄弟遷補如已欲朕何以待諸熟舊乎 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赏所與天下共也價成 癸酉参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育

アルロラーへよう

宋史全文

至 发 区 医 人三章 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 臣職因與度易位 色育論辯不已乃請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能 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海水入台州浙江漬防黄河 知雜事梅勢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 及汰選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時數有災異侍御史 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 西轉運使安期與諸路經界安撫司議邊費凡奏省員 九月庚寅户部副使夏安期為陕

權御史中丞張方平權三司使河北鹽務在滄濱二州 ここうし、 建議悉推二州鹽於是三司更立推法而未下也方平 貿易官次其案歲為額十五萬縣王拱辰為三司使復 歲課凡千一百四十五名以給一路自開實以來聽人 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 冬十一 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 平曰周世宗権河北鹽犯軟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 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 宋史全文 月

医定匹库生言 一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 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派涕 辛丑獵於城南東韓村 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 自有司出也上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幸 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惟平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 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凫雉驅入場中上因謂輔臣 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户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 日吸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

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願還印綬军 部曰自冬記春旱瞋未已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始 上其副於轉運司利害明白者轉運司專行之 癸巳 歷編軟成凡十二卷別為總例一卷視天聖敕增五百 相買昌朝素不喜遽從其請議者謂行故宰相一上表 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押之也 已亥慶 二月癸未記求寬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

丁亥慶歷七年春正月戊子尚書左丞知兖州杜行為

たこりまいま

末史全之

育知許州 言陰陽不和責在室臣帝用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 朝引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而中丞髙若訥 昌朝與育數爭論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関雨昌 判大名府河北安撫使超密副使吳育為給事中歸班 未盡罪已之意令更為此詔 朕中外臣僚指當世切務實封係上楊察進詔草以為 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于 判大名府夏妹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 乙未平章事實昌朝罷

金ケでをノニー

部将復出諫者甚衆語罷出獵 整而歸以夜有惟隕於殿中諫者以為不祥是月乙亥 郊祀請加尊號 博為樞密副使 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馬知益州文彦 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與陳執中論議素 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初降制名竦為军 事右諫議大夫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上議再畋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 丁酉改樞密副使文彦博為參知政 丙申記羣臣無得以 已亥賜侍講曾

欠三日ヨーニラ

宋史全文

里

參知政事宋庠為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為中書 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之罷相執中等復申前請 柳所以尊寵儒臣也 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為耳目偵取州縣細過 日方炎赫却蓋不御及還而雨是日大次 公亮三品服上御邇英閣面賜之仍宣諭曰即講席賜 夏四月已酉內出記曰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部 壬寅降幸臣陳執中為給事中 上之幸西太一宫也 **鉛權停貢**

金ケロ屋ノニロ

宣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敗紅巴降知衙州而紳等故在 益都人鼎沿子與紘三人者皆范仲淹所選用也天章 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 閣待制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為上言三虎四艦事故有 今皆母得用為監司宗旦等四人並與遠小處差遣綽 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 以滋刑獄陷害人命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使楊紅判 壬子御正殿復常膳仍賜二府喜雨詩

Cこうしこ!

下史全文

7

官崔遵度張士遜馬元為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於 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 甚於益城令如此持飲與朕結然於民也亟下治止絕 意仍乞嚴行戒勵必然止絕上覽之曰古稱聚飲之臣 目或有横加收飲名為出剩乞賜絀貶使民知陛下之 税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願陛下閱其奏 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以民輸賦 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

毎た四年全十日

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記矣中使曰 將奈何且喪奏非一家所能辨也必須眾乃濟若人人 至奉符提點刑獄日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 府又詭介說敵不從更為那往登萊結金坑內惡數萬 竦讒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竦在樞 遵度尤良師也 下欠負 六月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 先是夏 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 五月已亥命翰林學士楊察除放天

欠といりろころこう

宋史全文

T

葵巴以北宅為廣親宅先是帝以秦王子孫衆多而所 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 居百里人皆爱暴之葵其父廬墓三年即破棺中日食 餘周不足者聞人之善若出於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 潔喜讀書有田數百品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幾分所 士孔收栗帛收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縣之龍山性孤 善及還奏上意果釋 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 秋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

でをはんとう

寅知滄州髙繼隆為東上閣門使知貝州 鄄城之鄉曰遺直鄉 傅致仕李廸卒帝蒙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廸所葵 居隘狹乃命脩王欽若故第增益之 二月庚戌樞密直學士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甲 是日見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及借號東平郡王 一月戊戌祀天地於園丘大 冬十月太子太 三司使張

てきする ころう

方平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

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

宋史全文

9+19

·曹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七八年天下已困而中 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爾令禁兵之籍不 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也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 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所以三 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又自慶歷三年以後 武衛清邊番落等指揮并本道上兵連管仰給約二十 司經用不膽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比之先朝以前 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匹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

蔵大師既娘而暴霄死沒蔵大族也能靡為之長能應 遺口得遇乞妻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為足號沒 戊子慶歷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義青卒養青凡七 ステンタmat Aistro **曩霄逐族遇乞剛浪凌城逋等既而曩霄悔恨下令訪** 娶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作亂 回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 國人乃服今没蔵尼娘先 外恬然不知營牧臣以不才認當大計謹具大畧乞下 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 宋史全文 置

宜從事 重大に圧ノ三百 選壯士二百街枚由地道入賊衆驚潰王信捕得則詔 中沮之彦博因言軍事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彦博以便 遣彦博宣無先是極密使夏竦惡明錦恐其成功軟從 副之錦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彦博乞身往破賊故 **博為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無使樞密直學士明鶴** 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 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兵遂立没蔵而為 乙未日赤無光 閏正月庚子朔文彦博夜 丁丑參知政事文彦

獎其退靜故用之 戊申参知政事文秀博為禮部侍 殺軍校叔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宫廉斫傷內 閣校理張環為两浙轉運使環十年不磨勘選官朝廷 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带御器械王從善等五人皆 郎平章事右諫議大夫明錦端明殿學士給事中 以檻車送京師改見州曰恩州 「ハニンフェ 、 ノニ・ 西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達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為變 、臂其三人為宿衛兵所誅王勝者走匿宫城北樓經 宋史全文 丁未祠部員外郎秘 e 7

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荆南衆遮使者請留仲 無諫不從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 能行此否鄉對曰古者君不從諫改臣有碎首今陛下 為左嚴庫使通州團練使滑州鈴轄始從御史之言也 傑王則於都市 外選獨楊懷敏領職如故樞密使夏竦庇之也 何郯擊懷敏尤力上諭郯曰古之諫臣皆有碎首者卿 一也上忻納之 戊寅改新知荆南范仲淹復知鄧 二月癸酉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 丙寅

卷八下

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機事其悉以陳皆給筆礼 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缺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 所從悉為朕係畫之又記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 常献奇請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務罔知 淹亦願留紹從其請 三月甲寅幸龍圖天章閱出手 Carl Dunt Lithin 少又牧军军間奏最將帥艱於稱職西北多故虜態難 經用不給加以承平沒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溫員多缺 詔賜輔臣曰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雖常賦有增而

宋史全上

里

招募命逐路轉運使提點刑欲分按所部揀選疲老便 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 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庠為知體是日翰林學 與放停若雖係禁軍其問贏弱惮 及建隆以來丘數乞朝廷速加圖議堂嚴令天下禁止 與制書俱上曰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 一課意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請 令即坐上對時極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為帝 於教閱願退就廂軍

累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 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 其將奈何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接日生新例不可勝 内鈴取實在鈴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 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 者亦聽從便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約計 官景祐中四千餘員令六千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将本 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以上

クロすると

宋史全文

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 皆自勉非有勞勢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 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故當時人 升遷資序有才用名質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起推無才 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報每歲任 色别立條約稍加裁損臣間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 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僥倖弊溫尤甚者逐 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

· 每段四肆全書

巻八下

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聚 即與轉遷其保住之法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 たこうるとき 民之意也至於將師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 親民官官有缺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爱 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領陛下稍草此制其應 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令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 皆以两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期行 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 宋史全文

地歷過任者曾無寸勞薄劾不數年徑至横行刺史防 重爵賞以待功勞責父任以觀能効亦取將即之一節 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語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 一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 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 速或二十年近循八九年假之事權界其細故不為問 起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内斌董遵訴侯齊楊延昭等 團康察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

停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露朝古歲年後稍稍團併據 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 密諭安撫部署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住 所缺指揮發在京禁軍就逐州駐割使其勢足與王兵 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徵役者甚多若朝廷 日復上對日今兹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 河北為意者乎臣曾勘會河朔廂禁軍僅二十萬人 也帝覽奏驚異話旦更賜手礼問紹所不及者方平即 宋史全文 人禁

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 |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 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 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 **懲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 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 相制府平置器於安也令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養宮省 士屬殿前司置親從官屬皇城司然皆游惰無根帶莫

一書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 魚肉之味每請月粮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 榜絲鞋戴青紗帽拖長紬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廪給 城東者即於城西給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則異矣臣 軍人不得衣皂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 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

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

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壯愿

欠にの三人的

宋史全文

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事得不餓凍此軍情所以易 以速民怨者乎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 感格天地結治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 盛功德虧於一簣奈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珍魚 然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臣惜陛下三十年甚 **覺發妖事蔓延平民豈無姦人東便創造疑似或挾讎** 動也臣竊惟陛下御極於今且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 哀矜度獄惟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為亂州郡承風

情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 にくこり !!! ここ・ 在永與條對其言多則切權貴且回陛下欲息奔競此 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 翰林侍讀學士禁清臣 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上覧奏益 深遠累經赦宥之事故自將相以下至於鄉大夫士临 為賢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暧昧年歲 年以來朝廷煩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達道干譽利口 宋史全文 5+-

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

財腋宰相所惡則据以微毀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 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 竊廟謨朝論以舊流華一旦皆推職司以酬所任比日 擊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 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刑罰不當則箝口結 列館職或置省曹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盡為军相 庫口超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 宰相用儉佐之士則貪祭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莞

金ケビを全さ

Kadam King 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聚 夏四月已已朔封 其勢與絕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 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可分弱 義霄子諒祚為夏國主諒祚生南三月諸將未和議者 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如此 衛削弱朝體取袋夷狄王達兩為湖南轉運使所至苛 用為計直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宫中畜犬設棘以為守 宋史全文

舌未嘗敢言人主織微過差或官聞小事則極言過當

請並加舊制故降是記 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丁度罷而錦代之 金ケロたノニー 來得人不少考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 **舊係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禮部貢院言祖宗以** 喪非中國體上諾其言逐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煩惜 秋不如因而撫之或請東際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 侍讀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明鷂為參知政事文彦博 其失機會 参知政事丁度罷為紫宸殿學士兼翰林 初韶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 紹 科 場

殿學士 震般學士御史何好言紫宸不可為官稱五月乙巳詔 考尋龍之益慮因此或致抑退寒士故也 ここし ここころ 邪其欲侈其學非而博其行偽而堅有繼人善柔之質 改舊延恩殿之名為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為觀文 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矣 初改文明殿學士為紫 知定州王拱辰知瀛州魚周詢知成德軍先是賈昌朝 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韓琦 御史何好言伏見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其性 宋史全文 字卯置河|

於上而不為之恤民議於下而不知為非今懷敏既點 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為掩藏欲以結納主憂 貪恣不可格以康恥之行比周權住以圖進取不可語 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而無疑聚飲貨殖以逞 之欺誣謂可以敬明任已之例娟謂可以矯正犯紀律 無大臣鲠直之望事君不顧其節遇下不由其誠肆已 而球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伏望陛下上為社稷之 以忠正之方近者衛兵為亂突入官掖而竦只緣管皇

金牙也居住言

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就食夙夜禱於上帝償霖活未 此巫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解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勞 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 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 快哉辛酉夏竦罷極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夏竦 副使左諫議大夫應籍為參知政事 六月壬辰帝語 佚命之 給事中參知政事宋庠充掘密使壬戌掘密 謀下慰臣府之望與眾永棄示人不私豈不盛哉豈不

下定四事全書

宋史全文

黄銅置監鑄大錢朝廷因敷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號 及奎徒河東又鑄大鐵錢亦以一當十陝西復采儀州 永興軍范雅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 縣號州青銅置二監以鑄錢既而陕西都運使張奎知 參知政事明錦疽發背卒丙申司空致仕章得象卒 初陕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始獻議來洛南 名耳室臣文彦博對曰今景氣澄晏實聖德感通也 止當去食啜水與移災朕躬然不欲使外間之嫌其近 死已四頁 ACTS **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 亂物價翔踊知并州鄭武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 |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盗鑄者衆錢文大 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禁清臣先上陕西錢議请 饒州又鑄小錢錢悉輦至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 以江南儀商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又言姦人所為不 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 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禁若鑄大銅 宋史全 文

|盗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谷悠久之始 一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 解鹽祥先請變兩池鹽法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 十月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照陕西路刑獄兼制置 所置爐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其後語商 州罷鑄青黄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 既而又請河東小鐵錢如陕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 秋七月詔河北水災其令州縣募饑民為兵

金りにただって

年猾商貪買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 之以所入鹽官自出獨禁人私售峻青鹽之禁行之數 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價 渭原保安鎮戎徳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鹽入塞 即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 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 軍入中獨栗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 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投以要券 宋史全文 五七

便云 面定四库全丁 **重上特用郊且諭郊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 符之實凡蘇縣表章用馬及大內火實焚命宰相陳執 後母得復取其庸產者自從私券 壬戌以畿內物價 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之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量缺知雜執政欲進其 中書付有司别刻之 十一月殿中侍御史何郑為禮 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齊貧民 已亥作皇帝欽崇國祀之賢真宗皆為昭受乾

四十貫初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言端拱淳化時祖宗 時雨凉害核壞促防两河間尤甚 十二月乙丑德音 北伐熊薊西討靈夏以至真宗朝二邊未和用兵數十 改明年 元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出內蔵錢帛 STATE OF STA 年然猶帑藏充實人民富度何以致其然哉行三說入 在京支錢三十貫香樂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鹽十貫茶 州軍客人入中粮草改行四說之法每以一百貫為率 赐三司賀栗以脈河北流民 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 宋史全文

說之法 那請依舊行三説以救財用因乏之弊乃下三 中之法爾自西人擾邊國用不足民力大匱得非廢三 金牙口匠三章 議由言自見錢法行京師之錢入少出多慶思七年 宋史全文巻八下 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恐無以膽 然引四十貫至是加以向南末鹽為四說而行 藏情法每一百貫支見錢三十貫香樂象牙